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3.05.007

论蕾切尔·库什纳《火星俱乐部》中的 监狱地图叙事

张海榕¹,徐超超²

(1.河海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京 211100;2.南开大学 外国语学院 天津 300071)

摘要:蕾切尔·库什纳的《火星俱乐部》中不仅蕴含着层次丰富、气息独特的监狱地图,还以地图绘制的叙事方式关涉当代美国监狱发展史。叙事方式一方面采用粗粝的地理景观布局监狱地图,另一方面借助女性叙述者罗米的监狱行迹充盈地图细节,并在其氤氲气息的表象下隐藏库什纳对美国社会底层女性的同情与关切,从而深度剖析了女性犯罪动机,警示美国大规模监禁、毒品文化与性解放的社会危害性,彰显作家规劝女性需独立自强的良苦用心。

关键词:《火星俱乐部》;蕾切尔·库什纳;监狱地图叙事;气息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3)05-0049-07

美国作家蕾切尔·库什纳(Rachel Kushner, 1968—)的写作和思考总是令人振奋,她凭借其节制而锐利的文笔成为当代文坛的后起之秀,其作可见诸《纽约客》《哈泼斯》《纽约时报》《巴黎评论》等报刊,并已被翻译成十多种语言,颇具国际影响力。其处女作小说《古巴电传》(*Telex from Cuba*, 2008)获得2008年度美国国家图书奖最终提名、戴顿文学和平奖、加州图书奖,且荣登《纽约时报》畅销榜和年度好书榜等;第二部小说《喷火器》(*The Flamethrowers*, 2013)再次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最终提名,且荣登《纽约时报》2013年度小说,并荣获古根海姆学者奖;第三部小说《火星俱乐部》(*The Mars Room*, 2018)入围2018年英国“布克奖”短名单,荣获2018年“法国美第奇文学奖”、《时代》杂志2018年度小说第一名、《纽约时报》2018年度推荐书等。三部小说各具特色,尤其是《火星俱乐部》赢得了诸多作家的一致好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认为:“这是一本有砂砾质感的小说,文笔精妙,令人动容。作者的叙述

毫无矫饰,拳拳到肉。”史蒂芬·金说:“这是一本真正的好书,故事情节起伏,令人惊惧,同时又充满同情和幽默。”^①

《火星俱乐部》的主人公舞娘罗米·霍尔(囚号W314159)因杀人罪被判两个无期徒刑外加六年有期徒刑,小说主要讲述其入狱前后的故事。表层叙事上,罗米以囚车为叙事载体追溯其历经斯坦维尔、旧金山以及中央山谷等地的入狱行迹,辅以回忆手段拼贴其判刑缘由。深层叙事上,上述三大特定地理景观早已升格为三幅气息各异、相互贯通的监狱地图,揭示美国社会底层女性群体的生存状态。目前国内只有该部小说的译本,尚未见相关学术评论。国外学者贾斯特斯·尼兰指出库什纳作品中一以贯之的“地图唯物主义”(the Map's Materialist)叙事手法,认为作者特意将阶级群体合理分布于不同的地图背景和地理位置之中^②。丽莎·阿拉迪斯则进一步肯定《火星俱乐部》引导读者离开演讲厅、棒球场和白色围栏郊区一类充满男性气质的场域,借助斯坦维尔女

收稿日期:2023-05-2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1BWW010);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业务费项目(B230207030)

作者简介:张海榕(1970—),女,江苏盐城人,博士,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及文化研究。

①蕾切尔·库什纳:《火星俱乐部》,王思敏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封底。

②Nieland, Justus. "Kushner, Rachel". *The Encyclopedia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Fiction 1980-2020*. Eds. Patrick O'Donnell, Stephen J. B., and Lesley L. NJ: Wiley-Blackwell, 2022, p. 922.

子监狱揭露隐藏于夜幕下的性别争端^①。遗憾的是,上述研究虽然关注到美国社群与地理景观类型之间的浅层对应,却未就监狱地图特征进行深入探究,没有阐明“气息”之于监狱地图的特殊价值,更未曾深层解读不同监狱地图类型与美国历史间的关联。实际上,美国监狱文学“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兴盛繁荣逐渐走到20世纪末的逐渐沉默”,而《火星俱乐部》重新将公众视野拉回到监狱文学空间中,旨在“思其他文学所未思,发其他作品所未发”^②。本文立足于库什纳的监狱地图叙事,通过剥离出三幅特征各异、相互贯通的监狱地图,剖析美国现代社会底层女性的生存现状以及隐匿在公众视线之外的社会阴暗面。

一 “模式化”的监狱地图与美国大规模监禁制度

2018年,库什纳接受《纽约客》专访时透露其创作《火星俱乐部》时对地图的主动认知^③:其一,2014年,其好友兼本书顾问、国际刑法专家特蕾莎·马丁内斯曾为其描摹过一幅“监狱地形图”,该图不仅包含主场院、监狱宿舍、监管盲区、放风场等重要监狱场所及其空间布局,还仔细描绘出监狱的供水系统、电力系统和铁丝网线路。其二,始自2014年,库什纳数十次访问坐落于加州圣华金山谷地的世界最大女子监狱——乔奇拉,熟悉监狱地理位置及其内部构造。其三,库什纳一方面虽不断确认“监狱地图”是该部小说叙事的关键,另一方面却在写作中故意隐去“地图”一词,似乎刻意回避其对地图的思考。针对这一叙事手法,库什纳在专访中提醒读者务必关注这部小说独特的监狱地图叙事方式:

于我而言,事情有时是围绕着意象展开的。它不一定是视觉上的,可以更

诗意。只在某种情况下,它才是视觉上的——那光(监狱)不过是一股轻烟,一种散发出来的光,你可能不会注意到,除非你知道那里关着大约3000个女人。^④

《火星俱乐部》如何进行监狱地图叙事?从叙事方式看,“文学地图”是库什纳描绘监狱地图的主要叙事技巧,她将小说文本与地图有机结合,通过移植与借鉴地图理论与方法,“以‘图一文’两大叙述语言系统的有机融合呈现和揭示文学地理空间的形态与意义”^⑤。即用粗犷的地理景观布局监狱地图,同时借助叙述主体“文字漫游”监狱,用犯人日常的监狱行迹充盈地图细节。据福柯“全景敞视建筑”中描述,常规监狱地图因功能性差异分为五大区域:禁闭区、隔离区、安全监护区、强制劳动区和教育区^⑥。确实如此,《火星俱乐部》中女犯人首先踏入禁闭区,在逼仄的混凝土囚室与行政隔离区中接受入狱问询,尔后还需学习《疾病防治中心罪犯手册》与《疾病防治中心罪犯手册指南》,并牢记严格的禁闭室洗澡规程。其次,“住宿监区”与“主院场”属于安全监护区,狱警穿行于“主街走廊”,轮流透过“大门的小窗口”监控“遛狗区”普通囚犯^⑦。普通囚犯被允许在“时钟红色楔形”时间内相互访问,进出“主院场”及“放风场”,在“鲸鱼滩”上穿上自制的“弹弓装”,享受日光浴派对。此时,狱警们慵懒地躺在“警戒塔”里,使用“双筒望远镜”与“禁语指示牌”隐性监视与操纵监狱机制的运转^⑧。小说中表现出色的女犯人还可进入木工作坊(强制劳动区)与教室(教育区)接受“职业技能培训”与“继续教育项目”,依靠劳动获得报酬来充实“监狱账户”,换取短暂的财富与精神自由。譬如,在小说第10章中,狱警戈登在教室为罗米讲解“高中同

^①Allardice, Lisa. “The Mars Room by Rachel Kushner Review-What It Means to Be Poor and Female in America”, Available at: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18/jun/20/the-mars-room-rachel-kushner-review>.

^②黄贺:《铁窗里的声音:美国监狱文学概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③Goodyear, Dana. “Rachel Kushner’s Immersive Fiction”, Available at: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8/04/30/rachel-kushners-immersive-fiction>.

^④Goodyear, Dana. “Rachel Kushner’s Immersive Fiction”, Available at: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8/04/30/rachel-kushners-immersive-fiction>.

^⑤梅新林:《论文学地图》,《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8期。

^⑥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31页。

^⑦蕾切尔·库什纳:《火星俱乐部》,王思敏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99、206页。

^⑧蕾切尔·库什纳:《火星俱乐部》,王思敏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206页。

等学力证书”的重要性^①;第 14 章中,监狱工厂主管指出“这些技能将在我们出狱后转化为就业能力”^②。由此可见,监狱的功能分区是根据相互关系、等级体系、权力干预而彼此区别,囚犯可依据身份变化穿梭其间。至此,除了原始的惩戒功能外,监狱实质上成为“进行实验,改造行为,规训人”的机构^③。

在监狱里,很难搞清路线。在戈登看来,所有地方都是一个模样:一层或两层的独栋煤渣砌块建筑,周围是大片的泥地和混凝土土地,环绕着刀片刺网。抵达教室之前,他需要通过三个电子出入口。教室在一个没有窗户的拖车式活动房屋里,靠近行业工坊和中央厨房。厨房里不断飘出一股发臭的油脂味,能与这气味匹敌的只有汽修厂的溶剂散发的味道。在那里,一排排卡车——狱警们的私人交通工具——排着长队,等待囚犯们进行超值的喷漆服务^④。

审视上述文字版的“监狱地图”,其特征如下:首先,布局模式化。库什纳试图呈现一幅以斯坦维尔监狱为中心,多点共振的美国现代监狱地图。开往斯坦维尔监狱的囚车内押运着来自美国各地监狱的女囚犯,这些监狱包括县立看守所、县立女子监狱、奇诺监狱、男子中心监狱、沃斯科州立监狱、加州北部女子监狱在内的数十个美国各级监狱。作者借用狱警戈登的视角,一方面指明各地监狱建筑的相仿性,另一方面将复杂的蔓延性的监狱内部地图相统一。

其次,监控气味化。考虑到“卫生规程”是监狱的不二条例,“公共区域的混凝土要像玻璃一样闪闪发光”,在押囚犯必须使用洗涤液“反复打磨,每一层都必须干净、光亮、十全十美”^⑤。因此,库什纳笔下的监狱始终“弥漫着 64 号囚室牌洗涤液的味道,它从一种无所不在的气味变成了一种整体的感觉,这种气味已经成为一种呼吸、思

考和存在的方式”^⑥。臭名昭著的死囚区内也充满了“蕊风空气清新剂的味道”,网状的笼子包围着狭窄的小巷,12 名女囚犯被关押在单独的囚室内被强制要求编织毛毯^⑦。在小说第 26 章越狱情节中,罗米抵达监狱外围土路,她选择“屏住呼吸”,爬过通电围栏。此时,耳边传来的“警报声、命令声、爆炸声”再也无法阻止越狱行动,摆脱气味监控的罗米真正“触碰到了宇宙的边缘”^⑧。

最后,运行规则化。一是严苛的准入规则。库什纳在小说第 3 章与第 6 章中大篇幅罗列监狱女囚犯以及探监人员的禁止事项,指明地图准入者的社会地位、服饰穿着以及行为状态。二是监狱分区泾渭分明。女囚犯最初从大厅进入囚室必须接受包括毒品服用情况、性生活史、精神健康以及帮派关系的四类问询。从监狱接收处进入行政隔离区需要填写一份表格以详细说明工作经历,休息室的阅读障碍问询则是进入教育区的入场券。鉴于此,监狱地图规则不仅是监狱功能分区的独特标准,也成为将囚犯送返不同功能区的行迹凭据。三是差异化的种族待遇。进入监狱的白人女性多因“杀婴与酒驾”获罪,而其他肤色的女囚犯则被默认为“犯下更多的罪责”。因此,前者被允许进入空调房以及木制工厂工作以获得体面收入,而后者只能从事监狱内的重体力活。

库什纳为何致力于描画这幅模式化的美国现代监狱地图?据考证,自 1980 年美国兴起“大规模监禁”热潮,短短数十年间被羁押的人口从最初的 30 万上涨到而今的 240 余万。以加州为例,州政府在 1982 年到 2000 年期间共建造 23 所新监狱,监狱人口增加 500%^⑨。美国现代监狱已不再是“某种周边文化现象,而是一种接近美国(作为民族国家)历史中心的东西”^⑩。

第 22 章中,监狱常客女犯人萨米将大规模监

①蕾切尔·库什纳:《火星俱乐部》,王思敏译,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137 页。

②蕾切尔·库什纳:《火星俱乐部》,王思敏译,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198 页。

③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版,第 228 页。

④蕾切尔·库什纳:《火星俱乐部》,王思敏译,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226 页。

⑤蕾切尔·库什纳:《火星俱乐部》,王思敏译,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160—161 页。

⑥蕾切尔·库什纳:《火星俱乐部》,王思敏译,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161 页。

⑦蕾切尔·库什纳:《火星俱乐部》,王思敏译,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226—227 页。

⑧蕾切尔·库什纳:《火星俱乐部》,王思敏译,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358 页。

⑨Kushner, Rachel. “Is Prison Necessary? Ruth Wilson Gilmore Might Change Your Mind”, Available at: <https://www.nytimes.com/2019/04/17/magazine/prison-abolition-ruth-wilson-gilmore.html>.

⑩Franklin, H. Bruce. *Prison Literature in American: The Victim as Criminal and Artis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xxxii.

禁制度比喻成“某种天灾,或者像‘9·11’这样的人祸”,导致“加州超棒监狱”被摧毁殆尽^①。小说中斯坦维尔监狱称得上美国现代监狱体系的缩影,强化的监狱功能分区使得监狱地图变得愈发细致,且已将监管—被监管、控制—被控制以及教育—被教育功能奉为圭臬。由此,库什纳的“模式化”监狱地图叙事正是运用亲见亲历的文学叙述方式描绘一幅普遍且真实的美国现代监狱地图,使得读者进一步了解监狱生活的真实状态,解析监狱地理空间布局对犯人的真实操纵。

二 “拼贴式”的日落区监狱外地图与美国毒品战争

如果读者细心阅读小说便会发现,库什纳一方面不断深入描绘“模式化”的监狱地图,另一方面却借助主人公罗米的回忆逃遁至监狱外的日落区地图之中。具体而言,监狱外日落区地图是罗米进入监狱前的活动集中地,见证其犯罪与堕落的全过程。在小说中,库什纳如何描摹这幅具有特殊性的监狱外日落区地图?

其一,叙事方式拼贴化。拼贴原指绘图过程中将偶得的报纸、织物与纸片粘贴于平面画的技巧。在文学叙事上则表现为将碎片化的情节片段拼贴在一起,打破原本单一且常规的叙事模式^②。库什纳在小说中以“单独成段、上下空行”的插入形式凸显拼贴化叙事。以第1章为例,共出现32处明显的分隔段落,其中涉及日落区的描述多达15段;第2章共出现11处分隔段落,全部涉及罗米的日落区生活遭遇。“高频次、长段落、插入式”的叙事方式使得监狱外日落区地图成为小说的叙事重点之一。

其二,罗米记忆拼贴化。库什纳借助叙述人碎片化的记忆细节捕捉典型的都市地理景观。在小说第2章中,罗米如是回忆:

我可以自豪地说,日落区就是旧金山,然而它也是另一样事物的代称,你能知道是什么:它和彩虹旗没关系,和

“垮掉的一代”的诗歌或者陡峭曲折的街道也没关系,我所说的是浓雾和通往大公路沿途的爱尔兰酒吧和酒铺。那是一片碎玻璃的海洋,在海洋海滩沿岸狭长而望不到尽头的停车带闪闪发光。我们女孩子会坐在某人涂过新漆的道奇战马或者道奇挑战者汽车里,穿过那四十八条说短不短、说长不长的街区,前往海洋海滩^③。

为何日落区成为地图叙事的关键?库什纳曾在《纽约客》的采访中手绘过一幅详细的“日落区地图”,指出其上零散分布的“四十八条街区”“金門公园”“海洋海滩”等标志性地理景观才是理解整幅地图的重点,并声称女犯人罗米·霍尔如同库什纳的邻居^④。确实如此,库什纳与罗米的住处具有重合性。库什纳十岁便跟随父母前往旧金山日落区居住,熟悉当地的城市建筑与青年文化。换言之,作者的匠心独运在于将“罗米记忆的碎片化”与“日落区地理景观分布的零散性”相统一,将各类地理景观碎片原封不动,未加改造地拼贴回地图当中,物还原为物。最终达成叙述人罗米的场景回忆与作者个人生活经验同步化。

其三,拼贴阶层化的景观地图。对“初来乍到的人”而言,旧金山日落区拥有薄雾笼罩下的丽景公园、鳞次栉比的房屋、湛蓝的海湾以及湿润的空气,充满生机和活力;对叙事者罗米而言,日落区却充斥“酒吧和酒铺”“碎玻璃的海洋”“破旧的街区”“浓雾”和“海滩的垃圾”,暗示底层女性的生存困境。

其四,拼贴“触觉化”的性交易地图。在小说第7章中,叙事者罗米指出“过往被压缩成一个平面”覆盖于旧金山城市中,而“陆海军用品店和‘火星俱乐部’之间是‘魔力空间’”^⑤。在该地图上,库什纳将地图触觉化处理,将“湿漉漉的雾气”转换成“湿漉漉的手指”,隐晦地表明无处不在的性欲望,“像手指拨开我们的衣服,想方设法

①蕾切尔·库什纳:《火星俱乐部》,王思敏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300页。

②Baldick, Chris. *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of Literary Term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44.

③蕾切尔·库什纳:《火星俱乐部》,王思敏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44页。

④Goodyear, Dana. “Rachel Kushner’s Immersive Fiction”, Available at: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8/04/30/rachel-kushners-immersive-fiction>.

⑤蕾切尔·库什纳:《火星俱乐部》,王思敏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97页。

钻进去”^①。在主人公的回忆中,陆海军用品店既是幼年罗米与伙伴伊娃购买“酒鬼鞋”与“校运动服”的场所,又是懵懂无知的罗米性生活的起点。自用品店延伸至旧金山市中心,被雨水淋湿的少女罗米在此遭受“开奔驰车的商人”侵犯。而“火星俱乐部”则是罗米工作的脱衣舞俱乐部,被其戏谑为“糟糕透顶,臭名昭著,乌烟瘴气的马戏团”。基于性的交易关系成为消费双方互相剥削的唯一准则,一方面,罗米等舞女“不需要准时到岗,不需要微笑或遵守任何规则”,失意的男性顾客通过随心所欲的亲密接触来换取身体满足,明码标价的“性自由”似乎唾手可得;另一方面,欲望不断在双方“体内发酵、起泡”^②,换来抽干生命力、带来道德麻木的苦难。

其五,拼贴“视觉化”的毒品交易地图。库什纳将目光聚焦于销售或吸食毒品的特殊人群上,视觉叙事成为该幅地图的索引。小说第 2 章中出现的“斯库默兹之家”是一座“老式维多利亚式建筑”,更是城市无家可归者的聚散地。公寓内部的“斯库默兹人”靠兜售紫色致幻药为生,“墙壁、地板、天花板,一缕一缕意面形状的缤纷色彩,让这个地方充满一种统一而又让人心绪不宁的感觉,仿佛是一个头脑混乱的人乱涂乱画的笔迹被投射在墙上”^③,强烈的视觉冲击营造出一种污浊不堪、荒诞病态的建筑内部氛围。在“被诅咒”的建筑外部,三位典型吸毒叙事者已然宣判这座城市的“未来都已落入魔鬼之手,无可救药”^④:被煤烟熏黑的“皮草男”游荡在斯坦杨海岸线上,捡拾路人丢弃的烟蒂度日;被硬塑料包裹头部的“肝脏男”掌管着公园的一端,即诺列加大街;“鬼步侠”则拖着神经紊乱的步伐“擦洗”着人行道,出没于公园的另一边,即吉里大道。此外,“北部海滩”位于灯红酒绿的百老汇大街尽头,在酒吧霓虹灯的“雾霭中熠熠生辉”。北部海滩既是孩童“尽兴玩

乐的好去处”,又是青年人“吸粉嗑药的圣地”,在肆意享受“甜甜圈上的白色粉末”,高唱“嗑嗨了的白种朋克”的过程中,传递出“爱当下的生活胜过爱未来”的“穿衣、生活和存在的方式”^⑤。

库什纳通过“拼贴”的叙事手法不仅达成多幅地图空间并置的叙事效果,绘制出专属于美国社会底层人口的监狱外日落区全景地图,还指出性交易与毒品交易已成为美国“底层文化”的致幻剂,女性如罗米之流虽不甘又无奈,最终不可避免地陷入病态的犯罪循环之中。自 1965 年始,美国约翰逊政府曾发动过一场以全面禁毒为目标的“毒品战争”,其后经过多届政府大力推行,延续至今,影响深远。影响之一是在“毒品战争”中,美国计划采取“零宽容政策”,关押了大批的涉毒罪犯。由此,“毒品战争”意外升级为“囚犯战争”,并直接引发 20 世纪 80 年代的美国大监禁热潮^⑥。影响之二是毒品战争收效甚微,吸毒乱象屡禁不止,吸毒人数更是逐年攀升,毒品成为典型的“美国病”^⑦。据美国联邦政府统计,截至 20 世纪 90 年代初,全美吸毒者数量已经达到总人口的六分之一,且超过半数的 45 岁以下人群有过吸食毒品的经历,其中加州更是毒品重灾区^⑧。影响之三是“毒品文化”大行其道。面对社会贫富差距巨大以及个人力量微小的双重困境,失意的底层人通过“吸食毒品”达成反抗主流社会文化、摆脱现实困境的“勇敢行为”。小说第 24 章中,狱警戈登透露了对毒品战争的绝望态度,吸毒行为使得“整个社区的人都住在监狱里,每个人最终的归宿都是监狱,仿佛那是生活的一部分”^⑨。

三 “产业化”的中央山谷监狱外围地图

叙事者罗米深陷性交易、毒品交易罗织的日落区,为了逃避跟踪狂库尔特·肯尼迪的折磨,她

①蕾切尔·库什纳:《火星俱乐部》,王思敏译,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12 页。

②蕾切尔·库什纳:《火星俱乐部》,王思敏译,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32—34 页。

③蕾切尔·库什纳:《火星俱乐部》,王思敏译,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55 页。

④蕾切尔·库什纳:《火星俱乐部》,王思敏译,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54 页。

⑤蕾切尔·库什纳:《火星俱乐部》,王思敏译,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44—45 页。

⑥邓丛,何勤华:《美国毒品规制中非裔人群再犯罪的闭合困境——从“毒品战争”到“非裔人群的监狱”》,《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20 年第 5 期。

⑦Stares, Paul B. *Global Habit: The Drug Problem in a Borderless World*.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6, p.1.

⑧高英东:《美国毒品问题初探》,《美国研究》1998 年第 4 期。

⑨蕾切尔·库什纳:《火星俱乐部》,王思敏译,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324 页。

带着儿子逃到洛杉矶,寻求新生活。由此,位于洛杉矶的中央山谷地图徐徐展开:一是叙事情节上实现两幅地图的自由切换。虽然洛杉矶城具有乌托邦效用——是用奶昔色落日、庞大的极乐鸟以及油光水亮的热带农产品共同打造的一方乌托邦,似乎帮助罗米从“旧金山那种令人窒息的熟悉感中解脱出来”^①。然而,当她逐步熟悉洛杉矶纵情歌舞的绅士俱乐部与充满“瘾君子”的公寓街区后,终于认清被诅咒的对象从不是城市,而是纹着“负能量的石像鬼”的自己。在跟踪狂肯尼迪到来之后,无处遁逃的罗米错杀此人,被捕入狱,继而被送上前往斯坦维尔监狱的囚车。至此,库什纳将叙事视角由旧金山的日落区地图转移至斯坦维尔监狱所在的中央山谷地图。二是叙事方式上呈现中央山谷地图的书信体叙事特征。第24章中,萦绕狱警戈登心头的是这个问题:“有关大自然和囚禁的生活怎么样?”^②后在第10、16、19、20、24和25章中,狱警戈登分别采用日记以及信件两种特殊的叙事方式对于中央山谷地带详加描述。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小说第19章中狱警戈登在写给前女友的一封明信片里坦言,斯坦维尔中央山谷就是监狱外围的“一片有机作业痕迹且平淡无奇的蛮荒之地”,更是一幅按比例缩小的“农业产业化”地图——“农场设备和炼油厂散发的其他污染物”形成的“柠檬黄光晕”笼罩其上、工作机器以“同步的频率”控制着杏树园、悄无声息地将所有资源“通过溜槽吸进漏斗里”^③。

库什纳如何给中央山谷监狱外围地图贴上“产业化”的标签?

第一,“感官式的农业产业化地图”。从微观看,小说出现两条显性的行车轨迹线用以增添中央山谷地图细节:一条是狱警戈登从奥克兰市区出发,沿着99号公路一路南下抵达斯坦维尔小镇的工作调度路线;另一条则是囚车从洛杉矶县立看守所北上,经由文图拉县,加州北部关卡格雷普韦恩,最后进入斯坦维尔山谷的囚犯转运路线。两条行车轨迹线最终在斯坦维尔监狱交汇,沿途依赖叙事

者的感官体验形塑出中央山谷地带的地图气息。

从视觉看,斯坦维尔小镇呈现出农工业发达但商业衰败的图景。小镇外,随着公路延伸的杏树园与电缆线“呈一个个巨大的几何形状,一直延展到监狱旁边”,偌大的农田与杏园空无一人,全部交由机器打理,“也没有橘子树和石油井架的踪迹”^④。小镇内,除了盛产“入监照”,斯坦维尔只剩下“死寂的人行道”“关门大吉的老商铺”以及“空荡荡的购物车”,到处布满“一元店、充当酒类售卖点的加油站和投币式洗衣店”^⑤。随着囚车驶入谷地,映入囚犯眼帘的是夜幕下形如“弥漫的工业毒气”的桉树树影,公路两旁灰头土脸、饱吸尘土与汽车尾气的桉树叶以及飘满白色火鸡毛的巨型卡车。

从嗅觉来看,斯坦维尔小镇除了严重的水质污染问题外,还有挥之不散的糟糕空气。行驶于99号高速公路的狱警忍受着两侧农田中席卷而来的合成肥料气味和奶牛臭味,将斯坦维尔监狱误认成一座“大型工厂”。

从听觉看,当地居民时常抱怨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制造的爆炸轰鸣,困扰于威路克里克排水系统周围伐木工地传来的机器噪音。在戈登看来,工业的发展带给斯坦维尔小镇的是“美丽乡村”消逝的恶果,不断制造出悲伤与挫败感,而全加州上下还有数十个同样的城市。

第二,隐性的商品销售渠道地图。“监狱工业”通过资本主义的消费逻辑不断延伸中央山谷地图边界,形塑“监狱影响现代生活的扩散方式”^⑥。首先,死囚区与公共区域的囚犯通过电话网络维持“媒体事业”与“亲人关系”,使用“监狱账户”中的金钱维持与外部世界的信息交流。同时,资本与消费也流入监狱内部,进一步模糊监狱内外的边界,形成美国现代经济中的特殊模式,即监狱工业综合体。根据“美国监狱倡议组织”的调查报告,美国全球电信系统有限公司(GTL)已经成为当前美国监狱最大的电话业务供应商,垄断将近半数的市场份额,其所属加州州立监狱的电话费率相较正常价

① 蕾切尔·库什纳:《火星俱乐部》,王思敏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248页。

② 蕾切尔·库什纳:《火星俱乐部》,王思敏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333页。

③ 蕾切尔·库什纳:《火星俱乐部》,王思敏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266页。

④ 蕾切尔·库什纳:《火星俱乐部》,王思敏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225页。

⑤ 蕾切尔·库什纳:《火星俱乐部》,王思敏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112页。

⑥ Fleetwood, Nicole R. *Marking Time: Art in the Age of Mass Incarceration*.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p. 48.

格高出三倍,高额利润使得监狱成为资本竞逐的对象^①。在罗米的讲述中,“如果没有全球电联账户的号码,就不能打电话”^②,她苦恼于无法拨通母亲的电联账号,转而致电辩护律师寻求帮助。其次,监狱产品成为社会阶层与权力制度的指向物,内涵了“监狱剥夺公民权利”的直接过程,并供给特定的场所与人群使用,“直接影响人们的亲密关系、家庭关系、社交网络和公共生活”^③。譬如,监狱木工作坊产品专供各类法庭用具以及州属商品。在小说第 5 章中,犯罪嫌疑人约翰逊在法庭受审过程中遭遇“强制手段”,被使用“脚铐”与“大脑迟缓剂”以剥夺人身权利,被视作“可能会传播病菌或者更糟的东西:违抗情绪、抑郁症、阅读障碍、艾滋病毒、精神堕落、霉运”^④。在小说第 14 章中,罗米回忆在沃尔玛的买鞋经历,指明监狱产品相比“廉价的工厂仿冒品”档次更低,专供“从事垃圾工作的人挑选”^⑤。

由此可见,此幅监狱地图被镶嵌在一个更大的工业体系中,如果说感官式的气息地图使得中央山谷地图的工业化痕迹可视可听、可触可闻,那

么象征消费逻辑的商品销售渠道则指涉隐性且不断向外发散的监狱工业力量。库什纳敏锐地认识到“现代监狱是一个地理中心,而不是特定意义的机构与监狱墙”^⑥,应采用更具发展性的“监狱地理学”(Carceral Geography)研究监狱空间与消费社会间的经济关系。

结语

监狱地图叙事正是库什纳创作《火星俱乐部》的绝妙巧思,它以标准化的地图绘制为叙事技巧,三类迥异的地图特征为引线,结合女囚罗米真实的入狱经历,呈现驱动监狱现实的社会动能,描绘出多幅身临其境的美国监狱地图。小说结尾处罗米的越狱失败,不仅指涉美国现代监狱对于囚犯的空间禁锢,而且引导读者进一步反思监狱空间对于普通女性犯罪群体生存状态的深远影响。结尾处,库什纳寄希望于天性乐观的罗米的儿子杰克逊,他截然不同的明媚气息,仿佛是来自于“另一个星球”^⑦。

On the Prison Map Narrative in Rachel Kushner's *The Mars Room*

ZHANG Hairong¹ & XU Chaochao²

(1.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Languages and Cultures,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1100, China;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Rachel Kushner's *The Mars Room* not only contains well-arranged maps with distinctive air, but also reveals the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prison through the map narrative. On the one hand, harsh geographic landscape is used to lay out the prison maps;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daily walking of female narrator, Romy, which records map details and hides author's sympathy and concern for women at the bottom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in the unique air. This paper points out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motive of female crime, warns about the social harmfulness of Mass Incarceration, drug culture and sexual libe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highlights good intentions urging women to become independent and self-strengthening.

Key words: *The Mars Room*; Rachel Kushner; prison map narrative; air

(责任校对 唐尧)

^①Wagner, P., Alexi J. "State of Phone Justice: Local jails, state prisons and private phone providers", Available at: https://www.prison-policy.org/phones/state_of_phone_justice.html#consolidation.

^②蕾切尔·库什纳:《火星俱乐部》,王思敏译,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195 页。

^③Fleetwood, Nicole R. *Marking Time: Art in the Age of Mass Incarceration*.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p. 15.

^④蕾切尔·库什纳:《火星俱乐部》,王思敏译,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82 页。

^⑤蕾切尔·库什纳:《火星俱乐部》,王思敏译,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209 页。

^⑥Fleetwood, Nicole R. *Marking Time: Art in the Age of Mass Incarceration*.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p. 47.

^⑦蕾切尔·库什纳:《火星俱乐部》,王思敏译,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2 年版,扉页。